

明從信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明從信錄

PDG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秀水

癸酉 萬曆元年

正月 詔禮部擇日具儀開舉 經筵

御史鍾繼英上疏謂休半年尋降謫時正月十九日早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內使趨走章皇左右執

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

輔臣張江陵隨臬 旨着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爾戚總

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大臣既下厥隨有一幸儒者與

朝夕同處供其飲食 友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自閩老高拱所來欽 行刺

上而殿後提騎已集高之門矣天官楊博向江陵曰此事

關係重大若果為之恐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江陵心

不憚太僕卿李幻濤者荆人也方將注門籍強起詣江陵

曰 朝廷今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入今稱主使

者即是高老竊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以自解江陵僞

說以對科科舉給諫相議其疏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

問江陵慮大臣泄其情方阻之雖候五日不得上御史鍾

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江陵不敢從罪之乃稟

等會審是日方晴霽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

識又雨雹不止衆皆駭懼辟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

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 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

而強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

移時乃會問故例嚴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

行次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承亨前貴我何曾

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孝等懼事潰遂罷審而高

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

毒啞不能言遂處斬訖自是臺官懼江陵威望亦竟無敢

有申言者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二月嶺東平嶺東有界曰洋烏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

叢山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奪故伍端

世喬等得驍聚其中蠶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回紇

頃至 皇考時藍一清賴元爵登為泉傑而曾廷鳳

王栗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為寇暴所從來

矣時督撫殷石江以嶺東故多盜往往歲當事雖舉兵首

然徒當寇略取所獲一二以奏報虛往虛返即名殺賊耳

恐不大舉將為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強胡不可

化誨既得膽撫而猶據堅巢如故此何為者也自非望風

解散已列為編氓者不得言撫于是 入無言文武將吏進偽

其巢倖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陞  
巖谷焚溺歟者不可悉數捷聞實賜有差出集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當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

一曰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翫歲愒月卒不能以實應卽所

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

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紀籍與爲期約而月令科臣按

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

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詔下所司

詰問責令對狀報可出太岳文集

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閩邊總戎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隣兀堂去靉陽二百里方修築十

岔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首環跪稱修

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疏

請聽市寬奠永奠謂東夷惟易米布猪鹽無馬匹他違禁

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卽以市稅量充撫賞予之便詔

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

利互易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

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

順遵漢法出三大征考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鑿字號結筏而下至蕪湖等

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南部又來爭商

人甚以爲苦剝巨者沉江干俟其去沒水取之常失去

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沒中有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

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口榜曰木龍麻殿上人見旋

甚偉面有黑痕宛然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

人叩首曰楠已明矣惟大王生死之又傳呼曰汝善人

數尚可延令一人負之而出俄頃抵岸則身在大木上

衣服皆不濡旣登岸一無所見出小品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正月西南夷都蠻平都蠻古遺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  
開捷為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  
靖至 純皇帝時程尚書李襄城至煩十八萬之師費金

鉅鉅萬越四年僅克霸益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襲人也  
聚其中出沒為寇殺掠我人民萬數方隆慶改元蜀當事  
有告急江陵以督確菴請于 上詔令往討之曾有偉略

徵兵積餉為坐困之形而募效士從間道揚其虛先是言  
官有以開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江陵曰臨敵易將  
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闔事 逮治之于是言者意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始解而強竟會不顧身受曾方略以平蠻自効凡越六月  
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所擒斬俘馘四千六百有奇得酋  
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  
輔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悅學問  
必溫故而後知新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釋則其融會  
悟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 進講  
章重復刷定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潢進  
呈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仰窺 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  
升高或亦一助云爾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讀學  
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鑣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皋俞夢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  
差

是科後以名位著者李化龍及李三才孫鑣

上命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  
史等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 會極門 面加獎賞仍

詔禮部其簡便儀注進 覽

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等 進獻

上以 獻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聖母太后甚為嘉悅

皇考實錄成纂修史官申時行王錫爵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答已得放而獨已土蠻進

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恥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

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

堡邊外秋七月寇鍊嶺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公

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授當事者甚備虜入犯輒大

剿去乃糾建州屬夷以冬十月寇清河逆首王果誘殺我

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戎李成梁鼓行而前乘

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獲牛羊無算捷 聞

論功行賞有差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書張瀚兵書譚綸奏上御屏屏中繪天下疆域旁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上文武群臣姓名

上命設于文華殿後省覽

申文定公爲史官時有祛倦鬼文是年御筆改應字攷其文作于丙辰歲已十九載

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問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上覽而喜遂洒筆而公亦以此受春且大拜矣出小

上事龔錫爵爲其子方升補五代祖龔弘之蔭張江陵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七

票旨曰罷以後年遠親盡的皆不准補此公節制亦

自可喜其後遠者定以五十年爲期出小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僊會稽人大臨貌

不勝衣而識沉守介爲講官諄諄以正心室欲敬天法祖

爲言在吏部參決大計所法留多得其常持已寅畏罔失

而尤嚴于取予卒之日索無餘金士論賢之子允宜甲戌

進士從子望齡已丑會元

時陶與諸同里世姻諸自禮侍爲史侍元年辛陶二年卒其銜位贈官皆同亦一奇也

乙亥 萬曆三十二年

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以光新政閣臣等議疏曰國家

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紀錄言動實古者左史記事右史

記言之制迨後詳定官制乃設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

官蓋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罷廢但自職名

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

昔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璠日每有左史右史之

官歷代因之我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修撰之名

但未見居此職者盡乃事云是紀錄之職本自備官職廢

之由實在臣下卽如邇者纂修世宗皇考實錄臣等祇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八

事總裁凡所編輯不過總集諸司章奏稍加刪潤彙括成

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語章疏所不及者卽有見聞無憑增

入與夫裨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事采錄又恐失

真是以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二聖之嘉

謨嘉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

致也矧我

皇上聰明天授潤哲性成踐祚以來善政鴻猷班班可

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紀錄奚以章圖盛美垂法無極臣等仰稽成憲忝酌時宜謹將一應合行事宜逐條詳列于後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起居爲重願

宮禁遠嚴流傳少實堂簾遠隔聽睹非真則何以據事直書傳信垂後看得日講官密邇天顏見聞真的又每從

閣臣之後出入便殿卽有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宜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今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

起居兼錄聖諭詔勅冊文等項及內閣題稿其朝廷政事見于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

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管一曹俱着在館供事不許營求差假致妨公務

一議史臣侍直謹按禮儀定式凡遇常朝記事官居文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九

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卽古竊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卽古

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祖制除陛殿例更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極門即輪該日記注起居

并史官共四員列于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午朝御會極門列于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言動凡郊祀

耕籍幸學大閱諸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于不時宣召及大臣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

侍班但令人對大臣自紀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詮次其經筵日講則請官卽記注起居亦不必另

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寄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內閣題稿并所藏聖諭詔勅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

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旨意發抄到部卽全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

祀日期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揭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密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祇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宣諭

直書天語聖諭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一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十

應事體除項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削潤色外其餘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

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垂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

聞妄爲褒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爲史臣編校之所密邇朝堂紀述爲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

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膳錄人後隨同供事外一應閒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項俱照纂修例給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國史古稱為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月置一小櫃。歲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為七冊。一冊為起居。六冊為六曹事蹟。仍于冊面各記年月。史官姓名。送內閣驗訖。即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一議膳錄。掌管照得史館紀錄所用膳錄。典守官吏。見今纂修實錄。即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膳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寫辦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十一

史十二名。專寫各衙門章牘。撥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朝夕啓閉館門。常行供事。滿日各照常送部撥補。不給

恩典。

一議補修記注。伏睹聖明踐祚之始。即召見輔臣于

平臺。二年之春。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而賜獎諭。遇

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親臨銓選。皆古帝王

之盛節。三年之間。鴻猷善政。不可殫數。茲者曠典修復。

亦合將二年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

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前起居初政。亦照月分

曹以次纂錄。其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

科照月類抄一冊。送內閣轉發。奉

聖旨。都依擬行。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工部尚書郭賓援世宗朝

章聖皇太后母家玉田伯蔣翰乞恩造墳事例。題擬折銀

二萬兩。

上嫌其薄。下部覆議。閣臣張居正等疏略曰。臣等犬馬微

情。敢不仰體。

皇上孝事

聖母。篤厚外家之心。從優議處。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

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思不富。思不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十二

知節富而節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

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

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教化。毋得日坐都

城中。虛談賈譽。計日待轉。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過歷所

郡國。既大舉士。即令主爵御史大夫察舉其能否。御史中

丞部使者。又非時得以論列其事。其能明布諭下。綱紀人

倫。不談流俗者。詔進其官。設有群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

事請謁。反以夾梯暗章事人者。輒罪之。博士弟子務崇孝

弟廉議敦本尚實毋得勦襲異端游大人成名其有譏時  
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諺敢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俱報可

輔臣張居正論邊事疏曰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  
遼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于  
星火至于上厓聖慮面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爲憂比  
時臣等已卽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  
寬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  
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  
靜則本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

十三

實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  
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  
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遂爾倉皇失措至上動  
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  
聽于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  
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  
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  
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戎顧犯不  
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遼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  
不以虜之不來爲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爲慮也兵

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況謀果斷乃能折衝  
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  
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  
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  
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勦遼之間近日既  
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  
一儆戒之也以上俱文忠奏記

首輔張江陵有記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

十四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  
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視宸翰賜輔臣及  
六卿與講幄臣賜一貫龍箋文曰責難陳善錄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疏曰茲者恭遇  
皇上肇舉郊禋大典臣等謹輯郊禮新舊圖考進  
呈睿覽舊禮者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世宗  
皇帝所定也按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禮不  
一然大率合祭者爲多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  
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顧茲重典  
今且未敢輕議謹輯爲禮書二冊首末分合沿革之由次



具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而以臣等淺陋之見略述其概。竊附于後。以備聖明他日裁擇。且以仰贊明禋之萬一。臣等又惟國之大事在祀。祀之大者曰郊。茲者

皇上親郊之始。正百辟具瞻之初。况郊壇高曠。霜露

凝寒。登降周旋。禮文繁縟。必須寅虔誠悃。乃可孚格于

重玄。必須收斂精神。乃能成全乎。大禮雖聖敬乾誠。

昭格有素。然茲當行禮之期。凡起居飲膳。念慮動止之

間。尤宜倍加謹慎。務期積誠致潔。真如上帝之降臨

左右。可也。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

十五

郊禮新舊考附

國初建國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澤于

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洪武二年始奉。仁祖淳皇帝

西向配享。十年奉始定合祀之制。時以天地壇大祀

殿未成。暫于奉天殿行禮。至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

大祀殿。仍奉仁祖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

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三十二年更奉太祖高皇帝配

享。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儀。南京

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太祖高皇帝。太宗

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國丘于大祀殿之南。

每歲冬至祀。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建

方澤于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祀。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太祖一位配享。而罷太

宗之配。其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祈穀祭。奉

太祖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啟蟄日。行祈穀禮于

國丘。止奉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詔舉明堂

大享禮于大內之玄極寶殿。奉睿宗獻皇帝配享。

玄極寶殿。即舊欽安殿也。是冬十一月。上皇天上帝

尊號。十八年。春。行祈穀禮于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

四年。拆大祀殿。改建大享殿。命禮部歲用季秋。奉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

十六

請一吉行。大享殿禮。隨又命仍暫行于玄極寶殿。

隆慶元年。詔罷祈穀。大享二祭。復玄極寶殿。仍

名欽安殿。而天地則分祀如世宗所更定。云臣等

謹按國初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聖祖乃定為合

祀之制。每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大祀殿。列

聖遵行百六十餘年。至世宗皇帝。始按周禮古文。復分

建。北郊俱壇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

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歲凡四

郊焉。隆慶改元。詔廷臣議郊祀之禮。時議者並請罷

祈穀。大享。復合祀。天地于南郊。先帝深惟三年無

改之義獨以祈穀大享在大內行禮不便從禮官

議罷之而分祀姑仍其舊蓋亦有待云爾大禮因時制宜

本乎人情者也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

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為順故舉以茂首人之

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為屋而祭

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

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于霜

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駘奔于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

駕以時以義斯為戾矣且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

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干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

聖明從舊錄

卷三十四

十七

世宗雖分圖方之祀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大

享之禮而歲時禮祀止于內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窒

礙而難行矣况後世乎臣竊謂宜遵高皇帝之定制率

循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奉二祖並配

斯于時義允協于人情為順顧郊禮重典今且未敢輕

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略述其概以俟聖明從容裁

斷焉

是年春王呆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鑑厚市夷賞諱呆匿

首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呆偽以蟒掛紅甲

授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無順關貨市夷急購呆乃走素

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濤宣諭台台向忠順

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詔磔呆加台

龍虎將軍秩貶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始呆以數寇罷

市賞詭名科勾來貢至是邊夷震呆初十八道中科勾

留呆也當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

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

聖明從舊錄

卷三十四

十八

丙子 萬曆四年

正月御史劉臺核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  
上慰留之廷杖劉臺居正復申救竟從寬貸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國初捐大寧藩封昇兀良哈爲屬夷俾障輔畿疆未幾  
匪藪屢我宣廟出喜峯貢路征之而尚引虜爲梗故  
初設鎮守桃林口已而移于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大喜  
峯二舍矣卽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名三屯營在遷安  
縣南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綽較其中以要貢路  
示重舊城痺薄而隘南有境垣爲截殺營卽移鎮府所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十九

芟也間有開闢獨爲城守且屯戍非土著兩防罷空營  
以行雖名重鎮虛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  
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輕不足倚角鎮守麾下  
發兵餉顧抱檄印于衛非所以尊統馭急禦侮也自嘉  
靖來虜震京國隆慶之元入薊東垂而鎮益重乃以  
繼光總理之邊垣孔亟經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  
二營開闢日壯恐益誨盜爲虜資常塢鎮之衆訓練於  
此弗足以容戍者病之矣乃謀闢城于制撫兩臺會  
上卽位詔增飾邊城因得請適汪少司馬開師條便宜  
制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肅巡捕指揮及

千戶經歷各一俾自嘉

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隘

善其址三年撤南垣而垓南營以圍之凡五百五十一  
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  
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甚麗而  
間次之徂暑外完秋斃其裏上下有厓以爲之防次年  
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樓  
臺下旁各開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環以牛馬  
墻刻孔以備睥睨東開塲以積芟蓄從衛五十丈其非  
有聚星堂館東路諸將西則閭武之塲旁墮闢十丈長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二十

二百丈以益之堂台故庫廨茲高敞焉諸將之廳事有  
五至如歸矣前爲車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具約費公  
帑僅六千餘金它皆操奇以佐之因復剏城內外營房  
八百餘若保河河南南兵輜重諸署及守備出戚公修  
營城記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是書刻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  
頒賜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  
准重修十五年進呈禮部刊行其餘個大約出洛陽

餘姚之手出小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上留覽

出太岳集

七月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勤督賦益急間聞

恐嘆盜賊竊發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主計議佐百姓

民有窮餓或歲大疫若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

除之

出太岳集

時大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

粟終歲勤勩不得休暇上下交病閭閻請令今歲賜民收

折十分之三實公帑寬民力真兩利之道

上從之

出太岳集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三

馮司禮保之侄都督馮邦寧時以貴倨使酒凌市人適

遇江陵相班諫姚曠者勸之邦寧手毆姚曠曠即整其

衣帶同赴朝房白江陵江陵即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侄

之使酒失儀宜戒飭馮杖其侄四十奏革職待罪一年

方得與朝列

出太岳集

江陵子懋修曰按此一事卽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

護短之意作于言色而馮公信公之深克割愛以義斷

之可謂兩難矣

出太岳集

丁丑 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兼侍講學

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張嗣修會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薛濬揚起元馮琦俱以文行名世庶吉士二十八

人以掌詹汪鏗少詹王錫爵教習之

命考試就教舉人舊例就教舉人署府州縣學訓導之職

仍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

者陞有司正官次則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以其

未經國學作養故資以廩給以進學習事爲將來用之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三

地近年浸失此意不能驟復初制江陵議以所考上中卷

兩項內畧示釐正擬以上卷授州學正中卷前半授縣學

教諭後半俱授以府州縣各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仍

准會試一次三年之後陞正官今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

如員缺不發着令在部聽候陸續選除毋令盡縱回籍以

壞政體餘照例施行

五月詔修慈慶慈寧宮首輔張居正上言兩宮規

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詘舉廢令群臣噴有煩言

上入告

聖母得解之

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苦舍以本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為

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

房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諭奏請改之以

前皆于武學借用搭蓋苦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

至是始易以木然不如今之磚舍更為完固可免火災

六月嶺西羅勿平羅勿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數

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酋窟穴其中自開闢

以來未有闢其藩者國初鄧中國用創業兵甫能定之

其後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建英平事無訛已至世宗朝諸猛召陽春山民耕而與

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

朝不可撲滅前督撫殷石汀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

一時議者多參葉舍之見會石汀入為大司農首轉張江

陵推轂大司馬凌雲翼請賜璽書屬凌去審定計畫討

賊許留歲入帑金十一萬為助潁行江陵謂凌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即今五倍非三八寨諸酋雖乘間竊發然要

當審所緩急耳凌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八道並

進克木夾山摧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

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

上賜賚有差

首輔張居正奏請

聖母裁定大婚吉期疏曰臣等見欽天監題稱

皇上大婚禮擇于十二月大利然未定有年分臣等恭照

祖宗列聖婚期多在十六歲出幼之年英宗皇帝九歲

登極正統七年正月成婚武宗皇帝十五歲登極正德

元年八月成婚世宗皇帝亦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九

月成婚皆在十六之年今

皇上聖齡方在十五中宮亦止十四歲若待來年十二

月則過選婚之期一年有餘于事體未便若即用今年十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二月則又太早矣該監又稱一年之間止利十二月餘月

皆有礙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

皆民間俗尚然亦有不盡然者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

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為時勢之可為者即為

之未嘗拘泥時日掌合趨避然亦往往誤蒙天幸動獲吉

利况

皇上為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

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仰惟

兩宮聖母既已慎選賢淑作配聖躬臣等亦豈不欲及

早贊成嘉禮以為萬年嗣續之計以慰四海仰望之心但

如該監所言實未穩便適聞

聖母慈意亦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大  
禮仰惟

聖母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桃夭之  
咏見于風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既有合于天地交泰萬物  
化醇之意且當

皇上聖齡十六又幸遵乎累朝列聖之規不遲不早最  
為協中夫婚姻大事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今此大禮亦惟取裁于  
聖母之一言耳仰頌睿思再加斟酌定以明歲或取三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月春煖之時或用四月清和之候諭下臣等傳示各衙  
門遵行矣日

上批欽天監本朕奉

聖母慈諭着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命閣臣撰勅加恩監修總裁等

官

上奉

聖母慈旨遣諭閣臣以今歲大喜暫免行刑張居正覆

奏曰臣等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生之美敢不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祖

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

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

斷者至嘉靖末年世宗皇帝以齋醮奉玄始有暫免不

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

之弊非我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

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

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

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云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

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

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

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鬪毆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

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

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迪不

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戮大濬亂曰乃其速由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懷姦寃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于

如此若為政者不加以以刑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于



災域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夫文王視民如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于此等之人亦必刑之

而無赦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于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根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

聖母獨見犯罪者身彼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于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彼以

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氛侵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

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于有罪之克惡而反忍于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外矣況此等之人節經法司評審九卿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主

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輪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借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

國典其于政體又大謬也伏願

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于浮

屠之說毋流于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請殺

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

姑牢固監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梟免一年則

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上允仍命照例行刑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計音至

帝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裡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碎香二十斤燭一百對麻

布五十疋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與

帝同各上表謝恩

禮部題請居正父卹典奉

聖旨與葬祭加祭五壇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主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

帝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居正子嗣修馳驛歸營喪事完

日卽迎母來京侍養

居正上疏乞暫遵諭旨辭俸守制預允歸葬從之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

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子

愁兵起天下受怨

大內火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

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

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總修吳中行上疏奏爲因變陳言竭愚求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軀荷蒙皇上作養洪造思效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圖之臣寮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卽今日之大者要者爲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撥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爲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卽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人臣匪躬之義也時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接遇之文也必以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二十九

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四

三十

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最久謂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強由強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照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苦塊一憑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絰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皇上必欲其違心抑情尙哀茹痛干廟廊之上且責之以計謀決策調元熙載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域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義之宗也矧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已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其理有必然者今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後返觀逃聽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禮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望諱巷議乎夫與情未愜革面無庸而皇上尚欲其敷化施政端範移風于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彰下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爲賢輔弼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祖宗法度斯二語兢兢守之勿之有違

焉耳。宰予短喪。孔子曰：「子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誦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匿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卽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靜之後世譏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計聞，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贅辭，尤牀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皇明從信錄

卷三十

三

皇上誠虛懷親賢，講學圖理，日召見大臣，益明習國家事，不以情欲漸開而懈心生，不以疆圉僅寧而侈心生，怠荒是戒，朝夕惟勤，將見聖德日盛，世道時雍，凡元輔所深望者，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實封上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葬，暖事趨朝，暫往過來以副倚注。斯君恩親誼，子孝臣忠，一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委倫攸叙，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有師弟子之分焉。臣以爲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違聖意，必觸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卽爲隱默，亦匪揀贖，顧不優游清華而敢于干犯雷霆哉。然昭是非，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簡冊以彰穢，示懲孰若披陳于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舉，俾後世無遺議也。伏惟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擇，而垂神俯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明日檢討趙用賢又上疏奏爲星變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聖治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

卷三十

三